

中国历史小故事大全

1、范仲淹有志于天下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原文：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靠，再适常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糜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陈蕃愿扫除天下

陈蕃十五岁的时候，曾经独自住在一处，庭院以及屋舍十分杂乱。他父亲同城的朋友薛勤来拜访他，对他说：“小伙子你为什么不整理打扫房间来迎接客人？”陈蕃说：“大丈夫处理事情，应当以扫除天下的坏事为己任。不能在乎一间屋子的事情。”薛勤认为他有让世道澄清的志向，与众不同。

原文：

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岁。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3、班超投笔从戎

班超为人有远大的志向，不计较一些小事情。然而在家中孝顺勤谨，过日子常常辛苦操劳，不以劳动为耻辱。他能言善辩，粗览了许多历史典籍。公元62年（永平五年），哥哥班固被征召做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也随同班固到了洛阳。因为家庭贫穷，班超常为官府抄书挣钱来养家。他长期抄写，劳苦不堪，有一次，他停下的手中的活儿，扔了笔感叹道：“大丈夫如果没有更好的志向谋略，也应像昭帝时期的傅介子、武帝时期的张骞那样，在异地他乡立下大功，以得到封侯，怎么能长期地在笔、砚之间忙忙碌碌呢？”旁边的人都嘲笑他，班超说：“小子怎么能了解壮士的志向呢！”

原文：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4、宗悫（què）乘风破浪

宗悫，字元干，是南阳涅阳人。他的叔父宗炳，学问很好但不肯做官。宗悫小的时候，宗炳问他长大后志向是什么？他回答：“希望驾着大风刮散绵延万里的巨浪。”（宗炳说：“就算你不能大富大贵，也必然会光宗耀祖。”）有一次宗悫的哥哥宗泌结婚，结婚的当晚就遭到强盗打劫。当时宗悫才14岁，却挺身而出与强盗打斗，把十几个强盗打得四下溃散，根本进不了正屋。当时天下太平，有点名望的人都认为习文考取功名是正业。宗炳因为学问高，大家都喜欢跟着他读儒家经典。而宗悫因为任性而且爱好武艺，因此不被同乡称赞。

原文：

宗悫字元干，南阳涅阳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悫年少时，炳问其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贵，必破我门户。”兄泌娶妻，始入门，夜被劫，悫年十四，挺身与拒贼，十余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艺为业，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悫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

5、祖逖闻鸡起舞

当初，范阳人祖逖，年轻时就具有大志向，曾与刘琨一起担任司州的主簿，与刘琨同寝，夜

半时听到鸡鸣，他踢醒刘琨，说：“这不是令人厌恶的声音。”就起床舞剑。渡江以后，左丞相司马睿让他担任军咨祭酒。祖逖住在京口，聚集起骁勇强健的壮士，对司马睿说：“晋朝的变乱，不是因为君主无道而使臣下怨恨叛乱，而是皇亲宗室之间争夺权力，自相残杀，这样就使戎狄之人钻了空子，祸害遍及中原。现在晋朝的遗民遭到摧残伤害后，大家都想着自强奋发，大王您确实能够派遣将领率兵出师，使像我一样的人统领军队来光复中原，各地的英雄豪杰，一定会有闻风响应的人！”司马睿一直没有北伐的志向，他听了祖逖的话以后，就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仅仅拨给他千人的口粮，三千匹布，不供给兵器，让祖逖自己想办法募集。祖逖带领自己私家的军队共一百多户人家渡过长江，在江中敲打着船桨说：“祖逖如果不能使中原清明而光复成功，就像大江一样有去无回！”于是到淮阴驻扎，建造熔炉冶炼浇铸兵器，又招募了二千多人然后继续前进。

原文：

范阳祖逖，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为军諮祭酒。逖居京口，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逖将其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阴，起冶铸兵，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6、画家赵广不屈

赵广是合肥人，本来是李伯时家里的书童。李伯时作画的时候就侍奉在左右，时间长了就擅长画画了，尤其擅长画马，几乎和李伯时所作的一样。建炎年间，他落在金兵手里。金兵听说他擅长画画，就让他画掳来的妇人。赵广毅然推辞作画，金兵用刀子威胁，没得逞，就将他的右手拇指砍去。而赵广其实是用左手作画的。局势平定以后，赵广只画观音大士。又过了几年，赵广死了，如今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所藏的李伯时的观音画，大多是赵广的手笔。

原文：

赵广，合肥人。本李伯时家小史，伯时作画，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画。尤工画马。几能乱真，建炎中陷贼，贼闻其善画，使图所虏妇人，广毅然辞以实不能画，胁以白刃，不从遂断右手拇指遣去，而广平生适用左手。乱定，惟画观音大士而已。又数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时观音，多广笔也。

7、苏武牧羊北海上

卫律知道苏武终究不可胁迫投降，报告了单于。单于越发想要使他投降，就把苏武囚禁起来，放在大地窖里面，不给他喝的吃的。天下雪，苏武卧着嚼雪，同毡毛一起吞下充饥，几天不死。匈奴以为神奇，就把苏武迁移到北海边没有人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说等到公羊生了小羊才得归汉。同时把他的部下及其随从人员常惠等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苏武迁移到北海后，粮食运不到，只能掘取野鼠所储藏的野生果实来吃。他拄着汉廷的符节牧羊，睡觉、起来都拿着，以致系在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部脱尽。

原文：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8、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陈胜年轻时，曾经被雇佣给人耕田种地，有一次，耕作中他忽然停下手来，走到田垄上，烦恼忿恨了许久，对伙伴们说：“要是谁将来富贵了，彼此都不要忘掉。”伙伴们笑着应声问道：“你是被雇佣来耕田的，哪里来的富贵呢？”陈胜叹息道：“唉，燕雀怎能知道天鹅的志向呢？”

原文：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

“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9、项羽志大才疏

项籍年少时，读书没有成就，就离开读书去练剑，又无所成。项梁对他很生气。项籍说：“读书，只能够让人记住姓名而已。学剑，又只可以战胜一个人，不值得学。要学就要学能战胜千万人的知识。”于是项梁开始教项籍学习兵法，项籍很高兴；可是刚刚懂得了一点儿兵法的大意，又不肯学到底了。

原文：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竞学。

10、孔门师徒各言志

颜渊、子路侍奉在孔子身边。孔子对他们说：“何不各自说你们的志向呢？”子路说：“希望可以把车马衣服皮袍等都和朋友一起分享共用，就算这些东西都破旧了也没有什么遗憾。”颜渊说：“希望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也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对孔子说：“愿意听您的志向。”孔子说：“（希望我）能让老人过得安适，能让所有朋友的信任，能让年轻的人怀念。”

原文：

颜渊、季路伺。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11、顾炎武手不释卷

凡是顾炎武外出旅行，都用马、骡子载着书跟随自己。到了险要的地方，就叫退役的差役打探所到之处的详细情况，有时发现所到之处的情况和平日里知道的不相符，就走向街市客店中，打开书本核对校正它。有时直接行走地平坦的大路上，不值得停下来考察，就在马背上默默地诵读各种古代经典著作的注解疏证；偶尔有什么遗忘了，就到客店中打开书仔细认真地复习。

原文：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12、欧阳询揣摩古碑

欧阳询曾经在赶路的途中，见到一块古碑，是晋代书法家索靖写的。他驻马观碑，许久才离开。可是没走多远，他又返回碑前，下了马伫立着，仔细观赏。等到累了，就把皮衣铺在地上，坐下来细心揣摩。又看了许久，他还舍不得离开。于是，他就留宿石碑旁。就这样一连三天，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原文：

欧阳询尝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反，下马伫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

13、文徵明习字

文徵明贴写《文字文》，每天以写十本作为标准，书法就迅速进步起来。他平生对于写字，从来也不马虎草率。有时给人回信，稍微有一点不满意，一定三番五次地改写它，不怕麻烦。因此他的书法越到老年，越发精致美好。

原文：

文徵明临写《千字文》，日以十本为率，书遂大进。平生于书，未尝苟且，或答人简札，少不当意，必再三易之不厌，故愈老而愈益精妙。

14、王冕僧寺夜读

王冕是诸暨县人。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听完以后，总是默默地记住。傍晚回家，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过后，他仍是这样。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地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一到夜里，他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

着书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佛像多是泥塑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令人害怕。王冕虽是小孩，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安阳的韩性听说，觉得他与众不同，将他收作学生，（王冕）于是学成了博学多能的儒生。

原文：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

15、孙权喻吕蒙读书

当初，孙权对吕蒙说：“您现在担任要职，不可以不学习！”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多为借口推辞了。孙权说：“我难道要您研究经典成为博士吗？只要您广泛阅读，见识从前的事情罢了，您说事务繁多，哪里比得上我呢？我常常读书，自己觉得有很大的收获。”于是吕蒙开始学习。到等鲁肃经过寻阳时，跟吕蒙一道议论军事，非常惊讶地说：“您现在的才干谋略，不再是当年吴地的阿蒙！”吕蒙说：“读书人离别三日，就应该重新别眼相看。大哥为什么这么迟才改变看法呢！”鲁肃于是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朋友才辞别。

原文：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16、陆游筑书巢

我的屋子里，有的书堆在木箱上，有的书陈列在前面，有的书放在床上，抬头低头，四周环顾，没有不是书的。我的饮食起居，生病呻吟，感到悲伤，忧愁，愤怒，感叹，不曾不与书在一起的。客人不来拜访，妻子子女不相见，而刮风，下雨，打雷，落冰雹等（天气）变化，也不知道。偶尔想要站起来，但杂乱的书围绕着我，好像积着的枯树枝，有时到了不能行走（的地步），于是就自己笑自己说：“这不是我说的鸟窝吗？”于是邀请客人走近看。客人开始不能够进入，已进屋的，也不能出来，于是（客人）也大笑说：“确实啊，这像鸟窝。”

原文：

吾室之内，或栖于椽，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风雨雷霆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17、董遇谈“三余”勤读

有个想向董遇求教的人，董遇不肯教，却说：“必须在这之前先读百遍。”意思是：“读书一百遍，它的意思自然显现出来了。”求教的人说：“苦于没时间。”董遇说：“应当用‘三余’。”有人问“三余”的意思，董遇说：“冬天是一年的农余时间（可以读书），夜晚是白天的多余时间（可以读书），下雨的日子一年四季都有余。”

原文：

有人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18、智永与“退笔冢”

智永住在吴兴永欣寺，多年学习书法，以后有十瓮（缸）写坏的毛笔头，每瓮都有几担（那么重）。来求取墨迹并请写匾额的人多得像闹市，居住的地方的门槛因此被踏出窟窿，于是就用铁皮包裹门槛，人们称之为“铁门槛”。后把笔头埋了，称之为“退笔冢”。

原文：

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

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瘞(yì)之，号为“退笔冢(坟)”。

19、匡衡凿壁借光

匡衡很勤学，但没有蜡烛，邻居有蜡烛却照不到（他的房间）。匡衡于是就在墙上打了一个洞用来引进烛光，用书映着光来读书。当地有一大户人家叫文不识，家里十分富有，书又很多，匡衡就给他家作雇工，辛苦劳动而不要求报酬，主人感到奇怪，就问匡衡，匡衡回答说：“希望可以读遍主人的书。”主人感叹，就把书借给他，（匡衡）终于成了大学问家。

原文：

匡衡勤学而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发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

20、张溥与“七录斋”

张溥小时候喜欢学习，所读的书必定亲手抄，抄完了，朗诵一遍，就（把所抄的）烧掉；再抄，象这样六七次才停止。右手握笔的地方，手指和手掌都有了茧。冬天皮肤因受冻而开裂，每天用热水浸好几次。后来命名读书的书房叫“七录”……张溥作诗和写文章非常快。各方来索取的，（张溥）不用起草，在客人面前挥笔，马上就完成，因为这样所以（张溥）的名声在当时很高。

原文：

（张）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

21、晋平公炳烛而学

晋平公问师旷说：“我七十岁了，想学习（音乐），恐怕已经晚了。”师旷说：“为什么不点燃蜡烛学呢？”晋平公说：“哪有做臣子却戏弄他的君王的呢？”师旷说：“盲眼的我怎么敢戏弄大王呢？我听说，年轻时喜欢学习，好像初升太阳的阳光；壮年时喜欢学习，好像日中的阳光；老年时喜欢学习，好像点燃蜡烛的光亮。（拥有）蜡烛的光亮，与摸黑走路比，哪一个更好呢？”平公说：“说得好啊！”

原文：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22、高风专心致志

高风，字文通，家里把种田作为职业。妻子曾到田地（劳作），在庭院里晒麦，让高风看守着鸡。正值天下着暴雨，高风拿着竹竿诵读经书，没有发觉雨后地上的积水使麦子流走了。妻子回来感到惊讶询问，高风才醒悟过来。

原文：

高风，字文通，家以农亩为业。妻常之田，暴麦于庭，令风护鸡。时天暴雨，风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乃省。

23、叶廷圭与《海录》

我年轻时非常喜欢学习，四十多年，不曾放开书卷，拿着它吃东西嘴里觉得香甜，疲倦时用它当枕头。士大夫家有与众不同的书，借来的没有不读的，读的没有读完全篇不会终止。常常遗憾没有钱财，不能全部抄写。在那么多书里，分出几十大册，选择其中有用的亲手抄下来，取名为《海录》。

原文：

余幼嗜学，四十余年未尝释卷，食以饴口，怠以为枕。士大夫家有异书，借无不读，读无不终篇而后止。常恨无资，不能尽传写，间作数十大册，择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录》。

24、为人大须学问

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做人非常需要学习与求问。我过去因为许多凶敌没有平定，东征西讨，

亲自参与军事，没有空暇读书。近来，到处安静（没有纷乱），人在殿堂，不能亲自拿着书卷，（就）命令别人读给我听。做国君，做臣子及做父做子的道理，政令教化的道理，都在书里。古人说：‘不学习，一无所知，处理事情只有烦恼。’不只是说说，回想年轻时的处事行为，很是觉得不对。”

原文：

（唐）太宗谓房玄龄曰：“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

25、任末好学勤记

任末十四岁，学习没有固定的老师，背着书籍不怕路途遥远，危险困阻。常常说：“人如果不学习，那么凭什么成功呢。”有时靠在林木下，编白茅为小草屋，削荆条制成笔，刻划树汁作为墨。晚上就在星月下读书，昏暗（的话）就绑麻蒿来自己照亮。看得符合心意，写在他的衣服上，来记住这件事。一同求学的人十分喜欢他的勤学，便用干净的衣服交换他的脏衣服。（他）不是圣人的话不看。快死时告诫说：“人喜欢学习，即使死了也好像活着；不学的人，即便是活着，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

原文：

任末年十四时，学无常师，负笈不远险阻。每言：“人而不学，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削荆为笔，刻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缕麻蒿以自照。观书有合意者，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更以净衣易之。非圣人之言不视。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犹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

26、王充市肆博览

王充少年时死了父亲，家乡人都说他对母亲很孝敬。后来到了京城，在太学学习从业的本领，拜扶风班彪为师。王充爱好广泛，浏览而不拘泥于某些段落和句子。他家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街上的书店，看人家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背诵，于是（他）广泛地弄通了众多流派的学说。后来回到家乡，退居在家教书。

原文：

（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

27、欧阳修“三上”作文

钱惟演（钱思公）虽然生长在富贵之家，却没有什么嗜好。在西京洛阳的时候，曾经对僚属说：平生唯独爱好读书，坐着读经书、史书，睡者则读先秦百家著作和各种杂记，入厕的时候则读小令。所以从未把书放下片刻。谢绛（谢希深）曾经说：“和宋公垂一起在史院的时候，他每次入厕一定带上书，古书之声，清脆响亮，远近都能听见，好学竟到了如此地步。”我因此对谢绛说：“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半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好好构思啊。”

原文：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28、林逋论学问

求学的人提问，不光要听师长的论说，还一定要了解他们治学的方法；不光要了解方法，还要实践师长所教诲的事。这其中，既能向师长请教、又能跟朋友探讨，是求学的人最实在的事情。这是因为学习是为了学习做人的道理，提问是为了弄清学习中的疑难。作为一个人不能不学习，学习就当然不能不提问。

原文：

学者之问也，不独欲闻其说，又必欲知其方；不独欲知其方，又必欲为其事。而以既问于

师，又辩诸友，为当时学者之实务。盖学以学为人也，问以问所学也。既为人则不得不学，既学之则不容不问。

29、欧阳修诲学

(如果)玉不雕琢，(就)不能制成器物；(如果)人不学习，(也就)不会懂得道理。然而玉这种东西，有(它)永恒不变的特性，即使不琢墨制作成器物，但也还是玉，(它的特性)不会受到损伤。人的本性，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如果)不学习，就要失去君子的高尚品德从而变成品行恶劣的小人，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原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

30、王安石伤方仲永

金溪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不曾认识笔、墨、纸、砚，(有一天)忽然放声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仲永)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指定物品让他作诗，(他能)立即写好，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看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把他的父亲当作宾客一样招待，有的人还花钱求仲永题诗。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拉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我听到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我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里见到他，(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让(他)作诗，(写出来的诗已经)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回答说：“(他已经)才能完全消失，成为普通人了。”

原文：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钙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31、李存审出镞教子

李存审出身贫穷没有地位，他常常训诫他的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年轻时只带一柄剑离开家乡，四十年了，地位到达将相之高，在这中间经过万死才获得一次生存的险事绝不止一件，剖开骨肉从中取出的箭头共有一百多个。”于是，把所取出的箭头拿出给孩子们看，吩咐他们贮藏起来，说：“你们这些人都出生在富贵之家，应当记得你们的父亲当年起家时就是这样艰难啊。”

原文：

(李)存审出于寒微，常戒诸子曰：“尔父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相，其间出万死获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镞者凡百余。”因授以所出镞，命藏之，曰：“尔曹生于膏粱，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

32、贪污者不得归本家

包孝肃公(包拯谥号)包拯在家训中有这样一段话：“后代包家子孙做官的人中，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撤职的人，都不允许回归老家；死了以后，也不允许葬在家族祖坟上。如不继承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原文共有三十七个字。在家训后面签字时又写道：“希望包珙把上面一段文字刻在石块上，把刻石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用来晓喻包家后代子孙。”原文又有十四个字。包珙，就是包拯的儿子。

原文：

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肃之子也。

33、陶母责子退鲊

晋代陶侃年青时，曾经担任监管鱼池官员，他将一些腌鱼送给母亲。母亲封好鱼干交给送

来的人，反而写信责备陶侃说：“你当官，把官府的东西送给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增加我的忧虑啊。”

原文：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吏，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34、诸葛亮诫子书

有道德修养的人，是这样进行修养锻炼的，他们以静思反省来使自己尽善尽美，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坚定，不安定清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如果不下苦工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燥不安就不能陶冶性情使节操高尚。如果年华与岁月虚度，志愿时日消磨，最终就会像枯枝落叶般一天天衰老下去。这样的人不会为社会所用而有益于社会，只有悲伤地困守在自己的穷家破舍里，到那时再悔也来不及了。

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35、陆游家训

后辈中锋芒毕露的人最容易变坏。倘若有这样的人，做父兄的应当引以为忧，而不可以高兴。一定要经常认真地严加管教，令他们熟读儒家经典和诸子百书，训导他们做人必须宽容、厚道、恭敬、谨慎，不要让他们与轻浮浅薄之人来往和相处。这样经过十多年，志向和情趣自然养成。要不然，可以忧烦的事情决非一件。我这是给后人防止过错的良言规戒，各位都要谨慎地对待，不要留下后悔的遗憾。

原文：

后生才锐者，最易坏。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常加简束，令熟读经、子，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游处。如此十许年，志趣自成，不然其可虑之事，盖非一端。吾此言后人之药石也，各须谨之，毋贻后悔。

36、孟母三迁

孟子小时候，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丧葬、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闹市处，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又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校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原文：

孟子幼时，其舍近墓，常嬉为墓间之事，其母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衒卖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处吾子也。”复徙居学宫之旁；孟子乃嬉为设俎豆揖让进退之事，其母曰：“此可以处吾子矣。”遂居焉。

37、曾子杀猪明不欺

曾子的妻子上街去，他的儿子跟在后面哭着要去。曾子的妻子没有办法，对儿子说：“你回去吧，我从街上回来了杀猪给你吃。”曾子的妻子刚从街上回来，曾子便准备把猪抓来杀了，他的妻子劝阻他说：“我只是哄小孩才说要杀猪的，不过是玩笑罢了。”曾子说：“小孩不可以哄他玩的。小孩子并不懂事，什么知识都需要从父母那里学来，需要父母的教导。现在你如果哄骗他，这就是教导小孩去哄骗他人。母亲哄骗小孩，小孩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这不是用来教育孩子成为正人君子的办法。”说完，曾子便杀了猪给孩子吃。

原文：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

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38、子路受教

子路拜见孔子，孔子对子路说：“你有什么喜好？”子路回答说：“我喜欢长剑。”孔子说：“我不是问这方面。只是说以你的天赋，再加上学习，怎么会有人赶上呢？”……子路说：“南山有一种竹子，不须揉烤加工就很笔直，削尖后射出去，能穿透犀牛的厚皮。由此说来，又何必经过学习的过程呢？”孔子说：“如果在箭尾安上羽毛，箭头磨得锐利，箭不是能射得更深更远吗？”子路听后拜谢说：“真是受益良多。”

原文：

子路见孔子，子曰：“汝何好乐？”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

39、孔子因材施教

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怎么能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呢？”冉有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冉求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却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我不理解您为什么这样，所以冒昧地请教。”孔子说：“冉求平时做事缩手缩脚，所以我鼓励他勇进；仲由平时好勇过人，所以我让他谦退。”

原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40、墨子怒责耕柱子

墨子对耕柱子发怒，耕柱子说：“难道我就没有胜过旁人的地方吗？”墨子问：“假如我要上太行山去，用一匹良马或一头牛来驾车，你说我将驱赶那一匹呢？”耕柱子答道：“当然驱赶良马了。”墨子问：“为什么要良马呢？”耕柱子说：“因为良马值得负用来鞭策。”墨子说：“我也以为你是值得鞭责的。”

原文：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子曰：“我无愈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牛，子将谁驱？”耕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

41、唐太宗赐绢惩顺德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他人赠送的丝绢，事情被发觉后，唐太宗说：“顺德确实是对国家有益的，我和他共同享有官府仓库的财物，他为什么会贪婪到这地步呢？”但还吝惜他有功绩，就不惩罚他，只是还在大殿中当众赠送丝绢几十匹。大理少卿胡演说：“顺德违法接受财物，所犯的罪行不可赦免，怎么还再送他丝绢？”唐太宗说：“他是有人性的，获得丝绢的侮辱，超过了接受刑罚。如果不知道惭愧，就如同一只禽兽罢了，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呢？”

原文：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真是高明的太宗!)

42、陈万年教子谄谀

陈万年病了，把儿子陈咸叫到床前。教他读书，教至半夜，陈咸瞌睡，头碰到了屏风。陈万年很生气，要拿棍子打他，训斥说：“我口口声声教你，你却睡去，不听我讲，为什么？”陈咸赶忙跪下，叩头说：“爹爹的话，我都晓得，大抵教儿子对上司要拍马屁、讨好啊，如此而已！”陈万年没有再说话。

原文：

（陈）万年尝病，召咸（陈万年之子）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43、钱大昕默坐观弈

我在朋友家里看一棋。一位客人屡次输掉，（我）讥笑他计算失误，总是想替他改放棋子，认为他赶不上自己。过一会儿，客人请求和我下棋，我颇为轻视他。刚刚下了几个棋子，客人已经取得主动的形势。棋局快到中盘的时候，我思考得更加艰苦，而客人却轻松有余。终局计算双方棋子，客人赢我十三子。我很惭愧，不能说出一句话。以后有人邀请我观看下棋，我整天默默地坐着看而已。

原文：

予观弈于友人所，一客数败，嗤其失算，辄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己也。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先得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

44、王荆公旁听文史

王荆公介甫，退居金陵。一天，他头裹一块绢，拄着手杖行走，独自游览山寺，遇见几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文史，议论纷纷。王安石坐在他们旁边，没人注意到他。有一个客人慢慢问他说：“你也懂得文书？”王安石含糊地应答。人家再问他姓名，王安石拱拱手回答说：“我姓王，叫安石。”那群人惶恐，惭愧的低着头离开。

原文：

王荆公介甫，退处金陵。一日，幅巾杖屨，独游山寺，遇数客盛谈文史，词辩纷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顾。有一人徐问公曰：“亦之书否？”公唯唯而已，复问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众人惶恐，惭俯而去。

45、大树将军冯异

冯异为人处事谦虚退让，不自夸。出行与别的将军相遇，就把马车驶开避让。军队前进停止都有标明旗帜，在各部队中号称最有纪律。每到一个地方停下宿营，其他将军坐在一起讨论功劳时，冯异经常独自退避到树下，军队中称他为“大树将军”。等到攻破邯郸，要重新安排各将领任务，每人都有被分配隶属，士兵们都说愿意跟随大树将军。光武帝因为这个而赞扬他。

原文：

（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升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中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46、颜回不迁怒不贰过

颜回二十九岁，头发全白了，过早地死了。孔子哭得十分伤心，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们（以颜回为榜样）更加亲近我。”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最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最好学，（他）从不把脾气发到别人的身上，也不重犯同样的错误。不幸年纪轻轻死了，现在没有（像颜回那样好学的人）了。”

原文：

（颜）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47、曾参不受鲁君邑

曾子穿着很破旧的衣服在耕田，鲁国的国君派人要封送给他一大片土地，曾子坚决不受。那人回去，又再送来，曾子还是不接受。使者说：“这又不是先生你向人要求的，是别人献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受？”曾子说：“我听说，接受别人馈赠的人就会害怕得罪馈赠者；给了人家东西的人，就会对受东西的人显露骄色。那么，就算国君赏赐我的土地而不对我显露一点骄色，但我能不因此害怕得罪他吗？”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就说：“曾参的话，是足以保全他的节操的。”

原文：

曾子衣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48、贤妻桓少君

渤海鲍宣的妻子，是桓氏的女儿，字少君。鲍宣曾经跟随少君的父亲学习，少君的父亲为他的清贫刻苦而惊奇，因此把女儿嫁给了他。（少君出嫁时）嫁妆陪送得非常丰厚，鲍宣不高兴，就对妻子说：“你生在富贵人家，习惯穿着漂亮的衣服和装饰，可是我实在贫穷低贱，不敢担当大礼。”妻子说：“我父亲因为您修养品德，信守约定，所以让我拿着毛巾梳子（服侍您），既然侍奉了您，（我）听从您的命令。”鲍宣笑着说：“（你）能这样，这是我的心意了。”少君就全数退回了那些侍从婢女服装首饰，改穿（平民的）短衣裳（汉代贵族的衣服是深衣，就是长衫），与鲍宣一起拉着小车回到家乡。（她）拜见婆母礼节完毕后，就提着水瓮出去打水，修习为妇之道，乡里的人对她非常称赞。

原文：

渤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即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

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着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49、魏徵论自制

唐太宗问魏征说：“观察近来和古代的帝王，有传承帝位十代的，有传承帝位一两代的，也有自己得到天下自己又失去天下的。我常常心怀忧虑的原因（是），或者害怕抚慰养育人民不能得到适当的方法，或者害怕心中产生骄傲懈怠的情绪，高兴愤怒超过了限度，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超过限度了），您可以为我说出这个情况，（我）应当把您的话当作准则。”魏征回答说：“喜爱欲望高兴愤怒的情绪，圣贤之人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圣贤之人能够克制它，不让它超过限度，普通人放纵它，（喜爱欲望高兴愤怒的情绪）多到失去适当的限度……希望陛下常常能自我克制，来确保能够善终的美德，那么千秋万世就永远仰赖您了。”

原文：

（唐）太宗问魏徵：“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50、吕蒙正不记人过

吕蒙正先生不喜欢记着别人对他的犯下的错。当初刚任参知政事的时候，上朝时，有一个朝廷官员在帘内指着他说：“这样的粗陋之人也能够参与朝政吗？”蒙正假装没有听到走了过去。他的同事很愤怒，让人询问那位官员的姓名，蒙正急忙制止了同事。朝事结束后，他的同事心中仍然愤愤不平，后悔没有追问到底。蒙正说：“一旦知道了他的姓名，那么我终身不能再忘了他，还不如不知道。没有查询他的姓名，又有什么损失呢？”当时的人都很佩服他的气量。

原文：

吕蒙正相公不喜记人过。初参加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令诘其官姓名，蒙正遽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无知也。不问之，何损？”时人服其量。

51、石勒不计前嫌

后赵王石勒请武乡有声誉的老友前往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同他们一起欢会饮酒。当初，石勒出身贫贱，与李阳是邻居，多次为争夺沔麻池而相互殴打，所以只有李阳一个人不敢来。石勒说：“李阳是个壮士，争沔麻池一事，那是我当平民百姓时结下的怨恨。我现在广纳人才，怎么能对一个普通百姓记恨呢？”于是急速传召李阳，同他一起饮酒，还拉着他的臂膀开玩笑说：“我从前挨够你的拳头，你也遭到了我的痛打。”随后任命李阳做参军都尉。

原文：

后赵王勒悉召武乡耆旧诣襄国，与之共坐欢饮。初，勒微时，与李阳邻居，数争沔麻池相殴，阳由是独不敢来。勒曰：“阳，壮士也；沔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岂仇匹夫乎！”遽召与饮，引阳臂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拜参军都尉。

52、韩信袴下受辱

淮阴屠宰场里有侮辱韩信的年青人，对韩信说：“你即使长得高高大大，喜欢佩带刀剑，内心还是胆怯的。”他当众侮辱韩信说：“韩信如果不怕死，用刀刺我；如果怕死，从我裤裆下钻过去。”于是韩信仔细看着他，俯下身子从他裤裆下匍匐钻过去。整个市场中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是胆怯的。

原文：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53、世评华歆王朗

华歆和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很为难。王朗却说：“幸好船还宽敞，有什么可为难的。”一会儿贼寇要追上来了，王朗想丢下刚才搭船的人。华歆说：“刚才我所以犹豫，正是这个原因。既然已经接纳了他来船上托身，哪里能因为情况危急就丢下他呢。”于是就继续带着他赶路。世人也由此判定华王二人的优劣。

原文：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54、周处改过自新

周处年少时，为人蛮横强悍，打架斗殴，为当地一大祸害。此外，义兴水中有条蛟龙，山上有只白额虎，一起祸害百姓，百姓将他们并称为“三害”，三害当中属周处最为厉害。于是有人便问周处：既然你这么有本事，何不去杀死猛虎蛟龙，证明一下你的实力呢？实际上是希望三害相拼，最后只剩下一个。周处听后立即上山击毙了猛虎，又跳入水中与蛟龙搏斗，蛟在水中或浮或没，漂流出数十里远。经过三天三夜，百姓们都以为蛟龙和周处一并死了，纷纷出来庆祝。结果周处杀死蛟龙，提着它的脑袋从岸边爬起。闻听乡人以为自己已死，表示庆贺的事，才知实际上大家也把自己当作一大祸害，不禁满面泪流，萌生悔改之意。遂往吴郡寻找陆机、陆云这两位当时东吴的名士。恰巧陆机不在，只见到陆云。周处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并说：“自己想改正错误，可岁月皆已荒废了，怕最终没有什么成就可言。”陆云说：“古人珍视道义，认为‘哪怕是早上明白了道理，晚上死去也便甘心。’况且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再说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并努力去做，又何必担忧好名声得不到传扬呢？”周处听后决定改过自新，最终成为一代忠臣孝子。

原文：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与处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55、齐宣王好谀

齐宣王喜爱射箭，喜欢人家夸耀他能够使用强弓，其实他用的弓只要三百多斤的力气就可以拉开。他在大臣面前显示弓，大臣们都拉着弓试一试，都只拉到一半，便说：“拉开它至少要一千多斤的力气，不是大王，谁能拉得开？”宣王非常高兴。但是，宣王用的不过是三百多斤的弓，但是他一辈子都以为自己拉开了一千多斤的弓。三百多斤是实，一千多斤是名，宣王喜欢的是名而失了实。

原文：

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试之，中关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说之。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三石，实也；九石，名也。宣王说其名而丧其实。

56、陈寔晓喻梁上君子

陈寔在乡间，以平和的心对待事物。百姓间出现争执官司时，陈寔判决公正，告诉百姓道理的曲直，百姓回去后没有埋怨的。大家感叹说：“宁愿被刑罚处治，也不愿被陈寔批评。”当年年成不好，民众没有收成，有小偷夜间进入陈寔家里，躲在房梁上。陈寔暗中发现了，就起来整顿衣服，让子孙聚拢过来，正色训诫他们说：“人不可以不自我勉励。不善良的人不一定本性是坏的，（坏）习惯往往由（不注重）品性修养而形成，于是到了这样的地步。梁上君子就是这样的人！”小偷大惊，从房梁跳到地上，跪拜在地，诚恳认罪。陈寔慢慢告诉他说：“看你的长相，也不像个坏人，应该深自克制，返回正道。然而你这种行为当是由贫困所致。”结果还赠送二匹绢给小偷。从此全县没有再发生盗窃。

原文：

（陈）寔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我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寔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令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57、萧何追韩信

韩信又多次和萧何谈天，萧何也很佩服他。（汉王的部下多半是东方人，都想回到故乡去，）因此队伍到达南郑时，半路上跑掉的军官就多到了几十个。韩信料想萧何他们已经在汉王面前多次保荐过他了，可是汉王一直不重用自己，也就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来不及把此事报告汉王，就径自去追赶。有个不明底细的人报告汉王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极为生气，就像失掉了左右手似的。隔了一两天，萧何回来见汉王，汉王又是生气又是喜欢，骂道：“你逃跑，是为什么？”萧何答道：“我不敢逃跑，我是追逃跑的人。”“你去追回来的是谁？”萧何说：“韩信啊。”汉王又骂道：“军官跑掉的有好几十，你都没有追；倒去追韩信，这是撒谎。”萧何说：“那些军官是容易得到的，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才，是普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大王假如只想老做汉中王，当然用不上他；假如要想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也没有可以商量大计的人。只看大王如何打算罢了。”

原文：

（韩）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于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

58、汉高祖论“三杰”

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宴，说：“各位王侯将领不要隐瞒我，都说这真实的情况：我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项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让人攻取城池取得土地，因此来亲附他们，与天下的利益相同；相与却不是这样，杀害有功绩的人，怀疑有才能的人，这就是失天下的原因啊。”刘邦说：“你只知道那一个方面，却不知道那另一个方面。（就拿）在大帐内出谋划策，在千里以外一决胜负（来说），我不如张良；平定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断绝运粮的道路，我不如萧何；联合众多的士兵，打仗一定胜利，攻占一定取得，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豪杰的人，我能够利用他们，这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以为范增而不利用（他），这就是被我捉拿的原因。”

原文：

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列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我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供给军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

59、东吴四英杰

孙吴之所以拥用江东，抗衡于中国，根本是因为孙策、孙权的雄才大略。当时东吴的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个人，是当时的（东吴）的所谓社稷心膂，）都是能与国家共存亡的大臣。但是因为自古将帅，大都认为自己是贤能之人，害怕有胜过自己的。但是上面这些贤能的人则不是这样。孙权刚接执掌政权，鲁肃（北方人）欲去江北（投靠曹操），瑜止之，而向孙权推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给孙权写信推荐：“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如果能用他来代替我，我死不后悔！”肃遂代瑜治军。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你现在的才略不再是当年吴下阿蒙（因为吕蒙已学习了大量的知识）。”遂拜蒙母，结友而别。吕蒙后来也代替了鲁肃执掌军权。吕蒙在陆口，因有病辞职，权问：“谁可代你？”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曾被他们打败。虽然他们互相推荐引见，而孙权又能委心听之，东吴之所以为吴，并非是偶然的。

原文：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吕

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所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60、治本在得人

苻坚召见高泰，很喜欢他，向他请教治国的根本办法。高泰回答说：“治国的根本办法在于得人才，得人才在于慎重推荐，慎重推荐在于考察这人的真实情况。每个官位得到合适人选，国家却治理得不好的情况，是不会有有的。”苻坚（听后）说：“说的真是言词简略而道理深广啊。”

原文：

苻坚召见（高泰），悦之，问以为治之本。对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坚曰：“可谓辞简而理博矣。”

61、齐桓公登门访士

齐桓公召见小臣稷，一天去了三次没被允许见面。跟随的人说：“有万量马车的国君，召见平民百姓，一天去三次都没被允许见面，也该停止了。”齐桓公说：“不是这样的。读书人轻视有权有钱的人，所以一定轻视他的国君；他的国君（如果）轻视其他国君，也轻视他的城民。即使稷轻视有权有钱的人，我又怎么敢轻视其他国君呢？”去了五次之后，终于允许见面。天下人知道后，都说：“桓公尚且放下架子对待平民百姓，何况我们这些国君呢？”于是一同前往朝拜齐桓公，没有不前往的。

原文：

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62、陆贽论人才

人的才能和德行，从古代到现在就很少(有人)全部具备，如果任用长处然后补充缺点，那么天下没有不能被录用的人，只看见短处就舍弃长处，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录用的人了，再加上感情有爱恨之分，志趣有所不同，如果圣明的像伊尹、周公，贤德像墨翟、杨朱，求他们好坏，谁能避免被讥笑？从前子贡问孔子：“一个乡村的人都喜欢，那该怎么办？”孔子说：“不能肯定。”“一个乡村的人都讨厌，那该怎么办？”“不能肯定。不能因为乡村的人喜欢就认为好，不喜欢就讨厌他。”那是因为好人和坏人行事必定不同，就好像小人讨厌君子也像好人讨厌坏人，要认真调查清楚实情，听君子的话那么小人之道就会废止，听小人的话那么君子之道就会消失。

原文：

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加以情有爱憎，趣有异同，假使圣如伊、周，贤如墨、杨，求诸物议，孰免讥嫌？昔子贡问于孔子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盖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恶君子亦如君子之恶小人。将察其情，在审基听，听君子则小人道废，听小人则君子道消。

63、物各有短长

甘戊出使齐国，要渡过一条大河。船户说：“河水那么浅，你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渡河，又怎么能做出使齐王高兴的事呢？”甘戊说：不是这样的，你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事物各有长处和短处：老实谨慎地做事，辅助主人不战而胜；骐驎、騄駼这样的好马，可以日行千里，而把它们放在家里，让它们去捕老鼠，还不如小猫；干将这样锋利的好剑，工匠用来伐木还不如斧头的作用大。而现在在河中摇船，进退自如，我不如你；游说那些国君，国王，你就不如我了。

原文：

甘戊使于齐，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间耳，君不能自渡，能为王者之说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长，谨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骐驎、騄駼，足及千里，置之宫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将为利，名闻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随流，吾不如子；说千乘之君，万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64、汉武帝下诏求贤

汉武帝下诏书说：“大概有异乎寻常的事业，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因此，有的千里马飞速奔驰而却能日行千里，有些有本事的人背着世俗讥议的包袱，却能建立功名。难于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人才，只不过在于人们如何驾驭、如何使用他们罢了。命令州郡长官考察并向上推荐当地官民中具有超等杰出的才能、可以作为将相以及能出使极远国家的人。”

原文：

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dì）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跼（tu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65、宋仁宗重用王安石

皇帝（宋仁宗）想启用王安石，唐介说：“安石难以担当大任。”皇帝说：“（他）文学方面不可信任吗？经术方面不可信任吗？吏事方面不可信任吗？”唐介答：“安石好学但是思想古板，以前讨论的时候，他的思想行为不切实际事理，如果他做了官，（他的）政策肯定经常变更。”皇帝却不这样认为，最终（还是）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对（王安石）说：“别人都不了解你，认为只知道儒家经术，不清楚世务，”王安石答道：“儒家经术正是用来规划处理世务。”皇帝说：“你认为现在应该先实施什么政策？”王安石说：“要改变现在的风气、礼节、习惯，公布新的法令，（这）正是现在所急需要做的事。”皇帝深信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原文：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帝不以为然，竟以安石参知政事，谓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帝曰：“然则卿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66、唐太宗论举贤

唐太宗让封德彝举荐有才能的人，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啊！”太宗说：“用人跟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古来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

原文：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67、何充直言不讳

王含作庐江郡郡守的时候，贪污很厉害。王敦袒护他的哥哥，有意在与很多人说话时夸口说：“我的哥哥在庐江郡一定做得很好，庐江郡的人都称赞他。”当时何充担任王敦的文书，也在座，就脸色严肃地说：“我何充就是庐江郡的人，我所听到的与这种说法不同。”王敦一下子没话可说了。在座的其他人都为何充担心，很不安。而何充显得态度平和，神色自如，和平常一样。

原文：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籍。王敦护其兄，故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是。”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

68、吕僧珍不仗势

吕僧珍在位期间，公平对待属下，不徇私情。堂兄的儿子吕宏起先以贩葱为业，在吕僧珍就任以后，就放弃贩葱业想求他在州里安排个官当当，吕僧珍说：“我蒙受国家大恩，没有什么可以报效的。你们本来有适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职业，怎么可以胡乱要求得到不该得的职位！还是应当赶快回到葱店去吧。”吕僧珍老家在市北，前面建有督邮的官署，乡人都劝他迁移官署来扩建住宅。吕僧珍恼怒地说：“督邮这官署，从建造以来就一直在这里，怎么可以迁走它来扩建我的私宅呢？”他姐姐嫁给于氏，住在市西，小屋面临马路，又混杂在各种店铺中间，吕僧珍经常引带着仪仗队到她家，并不觉得辱没了身份。

原文：

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亲戚。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僧珍既至，乃弃业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僧珍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乡人咸劝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邮官廨也，置立以来，便在此地，岂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

69、刘庭式娶盲女

齐地人刘庭式还没中举时，心想迎娶自己的同乡的女儿，两家已草成婚约然而还没给女方送礼。到刘庭式中举，自己的未婚女友因患病，两眼都瞎了。女家是农耕之家，很穷，不敢再提起婚事。有人规劝他迎娶那家小女，刘庭式笑着说：“我的心已经许配给她了。虽然她两眼瞎了，怎能违背我当初的本心呢。”最后迎娶了盲女，并和她共同生活到老。

原文：

齐人刘庭式未及第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成约而未纳币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取盲女，与之偕老。

（这样的人真可评菜卡好男儿）

70、范式言而有信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张（今山东金山县）人。年轻时在太学求学，成为众多求学者之一，与汝南张劭是同窗好友，张劭字元伯，两人同时离开太学返乡，范式对张劭说，二年后我将到你家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子。于是约好了日期。后来当约好的日期快到的时候，张劭把这件事告诉他母亲，请他母亲准备酒菜招待范式。母亲问：你们分别已经两年了，相隔千里，你就那么认真地相信他吗？张劭回答：范式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他一定不会违约的。母亲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就为你酿酒。到了约好的那日，范式果然来到。大家一起饮酒，尽欢而别。

原文：

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71、王坦直言惊益王

益王是宋太宗的第五儿子，叫赵元杰。曾经修建了一座假山，召集僚属饮酒，众人都夸赞假山，而王坦却独自低着头。益王强迫他看（假山），他说：“我（在这里）只看到血山，根本没看到什么假山。”益王很惊讶，问他（只看到血山的）原因，姚坦说：“我在田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督促交税，上下一起逼迫，父子兄弟被鞭打痛苦不堪，血流满身。这座假山都是用百姓租税筑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呢？”当时（太宗）皇帝也在修建假山，还没完成，听到王坦的话之后马上命人砸毁（假山）。

原文：

王，帝第五子元杰也。尝作假山，召僚属置酒，众皆褒美，坦独俯首。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安得假山。”王惊问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满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时帝亦为假山未成，闻之亟毁焉。

72、饿死不吃"嗟来之食"

齐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黔敖在路边准备好饭食，以供路过饥饿的人来吃。有个饥饿的人用袖子蒙着脸，无力地拖着脚步，莽撞地走来。黔敖左手端着吃食，右手端着汤，说道：“喂！来吃吧！”那个饥民扬眉抬眼看着他，说：“我就是不愿吃嗟来之食，才落地这个地步！”黔敖追上前去向他道歉，他仍然不吃，终于饿死了。

原文：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履，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

（错不在黔敖，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何况黔敖的语气在常人看来并无侮辱之意）

73、“殿上虎”刘安世

安世身材魁伟，容貌端庄，声如洪钟。起初任命为谏官，还未受命，回到家里对母亲说：“朝廷不因为我安世不贤，让我任谏官。倘若就任这个官职，那就要有胆识也敢于伸张正义而无所畏惧，以自己的生命来担负起职责。如果冒犯了皇上，灾祸贬官就会立刻到来。皇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如果说我以母亲年老为托辞，应当可以避免任此官职。”母亲说：“这就不对了。我听说谏官是皇上面前的敢于直言诤谏的重臣，你父亲一生都想做这样的官却未能做到，而你有幸任此官职，你应当献出生命来报效国家的大恩。纵使遭罪被流放，不论远近，我一定会随你去的。”（安世）于是接受了官职。他在职多年，神色严肃立于朝廷之上，主持公道。他当面指斥，在朝廷上谏争，有时碰上皇上大怒，（他）就握着手板退一步站立，等皇上怒气稍解，再上前争辩。旁边陪侍的人在远观看，缩着头害怕得身上冒汗，把他称作“殿上虎”，一时间没有人不敬仰他。

原文：

安世仪状魁硕，音吐如钟。初除谏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脱有触忤，祸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辞，当可免。”母曰：“不然，吾闻谏官为天子诤臣，汝父平生欲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当捐身以报国恩。正得罪流放，无问远近，吾当从汝所之。”于是受命。在职累岁，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争，或帝盛怒，则执简却立，伺怒稍解，复前抗辞。旁侍者远观，蓄缩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时无不敬慑。

74、娄师德与狄仁杰

狄梁公与娄师德一同作相国。狄仁杰一直排斥娄师德，武则天问他说：“朕重用你，你知道原因吗？”狄仁杰回答说：“我因为文章出色和品行端正而受到重用，并不是无所作为而依靠别人。”过了一会，武则天对他说：“我曾经不了解你，你作了高官，全仗娄师德提拔。”于是令侍从拿来文件箱，拿了十几篇推荐狄仁杰的奏折给狄仁杰。狄仁杰读了之后，害怕得连忙认错，武则天没有指责他。狄仁杰走出去后说：“我没想到竟一直被娄大人容忍！”而娄公从来没有骄矜的表现。

原文：

狄梁公与娄师德同为相。狄公排斥师德非一日，则天问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对曰：“臣以文章直道进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则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实师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筐篋，得十许通荐表，以赐梁公。梁公阅之，恐惧引咎，则天不责。出于外曰：“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

75、司马迁赞李广

《论语》讲：“一个在上位的人，他自己行为正直，不下命令，教化也能推行；他自己行为不正，即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听从。”这正好用来说明李将军。我看李将军诚诚恳恳严肃认真，像一个质朴的乡下人，不善于讲漂亮话。但是当他死的时候，普天下的人，不论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全都沉痛地哀悼他。这是因为他那忠诚朴实的品德，实实在在地展现在士大夫面前啊。谚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话讲的虽是平常小事，却说明了一个大道理。

原文：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可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致死都未被当朝封侯。）

76、何岳得金不昧

秀才何岳曾经在夜间走路时，捡到银子二百多两，不敢和家里人说这件事，担心家人会劝他把银子留下。第二天早晨他带着银子回到捡到银子的地方，看见一个人回来寻找。何岳问他那人银子的数目和封存标识，回答全都符合，于是就把银子还给了他。那个人要分一些银子给他来感谢他，何岳就说：“我捡到银子而别人又不知道，银子全都可以成为我的财物啊，我为什么要贪图这几两银子的好处呢？”那个人感谢了他才就离去。何岳曾在当官的人家教书的时候，那个当官的人有时要去京城，寄存一个箱子给何岳，箱子里面有几百两银子。告诉何岳等有机会的时候再来取回。他一离开就是几年，没有任何消息。何岳听说那官员的侄子有别的事到南方来，就把箱子交给那官员的侄子托他带回给那位去京城官员了。何岳是一位穷秀才，他捡到银子就还给别人，短时期内不起贪心还可以勉励；但那官把银子寄在他家多年，却毫不动心，这种高尚的品质远远超过了普通人！

原文：

秀才何岳，号畏斋。曾夜行拾得银贰百余两，不敢与家人言之，恐劝令留金也。次早携至拾银处，见一人寻至，问其银数与封识皆合，遂以还之。其人欲分数金为谢，畏斋曰：“拾金而人不知，皆我物也，何利此数金乎？”其人感谢而去。又尝教书于宦官家，宦官有事入京，寄一箱于畏斋，中有数百金，曰：“俟他日来取。”去数年，绝无音信，闻其侄以他事南来，非取箱也。因托以寄去。夫畏斋一穷秀才也，拾金而还，暂犹可勉；寄金数年，略不动心，此其过人也远矣！

77、钱金玉舍生取义

钱金玉做松江县的千总官，性情刚毅果敢，崇尚廉洁的气节。道光壬寅年间(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钱金玉正在休假回乡探亲，听到消息，立即收拾行装动身。他的亲友阻止他说：“战事正紧急，是祸是福不可知晓，您正在休假，上级官员又没有文件催促您前去，为什么急急忙忙地回去呢？”钱金玉不听，回到吴淞口后，就跟从军队守卫西炮台，和士兵一起吃饭睡觉，一起行动，他们用努力作战的话相互勉励。到了东炮台陷落后，枪弹炮弹全都落到西炮台。钱金玉奋勇指挥战斗，浴血奋战几个小时，左臂中了三弹，却毫不后退。他身边的士兵哭着说：“您有老母亲在，不能死。”钱金玉笑着辞谢说：“哪里有享受国家俸禄却在国家有难时逃避的道理呢？希望你不要为我母亲担心。”不久，一颗枪弹飞来，击中了左胸，他于是倒下了。在临死的时候，他还大喊“卖国贼害了国家”不停。

原文：

钱金玉官松江千总，性刚果，尚廉节。道光壬寅鸦片衅起，钱方假归省亲，闻讯，即束装起行。其亲友尼之曰：“军事方急，祸福不可知。君方在假，上官又未有文檄趣君往，何急急为？”钱不听。既至吴淞，从守西炮台，与部卒同饮食卧起，以力战相勖。及东炮台陷，弹丸咸集于西炮台。钱奋勇督战，喋血数小时，左臂中三弹，曾不少却。其近卒泣陈：“公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谢曰：“焉有食国之禄而逃其难者乎？幸勿为吾母虑也！”未几，一弹来，中左乳，遂仆。弥留之际，犹大呼“贼奴误国”不置。

78、郑玄谦让无私

郑玄想注《春秋传》，还没有完成。这时有事到外地去，与服子慎（虔）不期而遇，同住一个客店，起初彼此互不认识。服虔在客店外的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这部书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觉得服虔的见解多数和自己相同。于是走到车边，对服虔说：“我早就想注《春秋传》，目前还没完成。听了您刚才的话，看法大多与我相同。现在，我应该把自己所作的注全部送给您。”这就是服氏《春秋注》。

原文：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已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文曰：成人之美风格高，如此良人何处找）

79、李绩煮粥侍姊

唐英公李绩，身为仆射，他的姐姐病了，他还亲自为她烧火煮粥，以致火苗烧了他的胡须。姐姐劝他说：“你的妾那么多，你自己为何要这样辛苦？”李回答说：“难道真的是没有人吗？我是想姐姐现在年纪大了，我自己也老了，即使想长久地为姐姐烧火煮粥，又怎么可能呢？”

原文：

英公虽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釜燃辄焚其须。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此？”勣（Jī）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文曰：身高仆射之职，却亲为病重姐姐熬粥，可敬可贺！）

80、海瑞遗物

都御史海瑞，死在官衙的屋子里。他在南京做官的同乡人，只有户部苏民怀一个人。苏民怀检查清点海瑞做官的俸禄，竹箱中只有八两银子，两丈麻布，几件旧衣服罢了。像这样的都御史怎么会多呢？王凤洲对海瑞评价说：“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这九个字写全了海公的一生，即使千言万语赞扬他，能胜过这评论吗？

原文：

都御史刚峰（海瑞的号）海公，卒于官舍，同乡宦南京者，惟户部苏怀民一人。苏点其宦囊，竹笼中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如此都御史，那可多得！王司寇凤洲评之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此九字断尽海公生平，即千万言谀之，能加于此评乎？

（文曰：历来这样的官少之又少，故世人赞之又赞）

81、腹䄑大义灭亲

墨家有一个领袖叫腹䄑（月改黄），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国的惠王（对他）说：“先生你的年事已高，又没有别的儿子。寡人已经命令官吏不杀你的儿子了。先生你这件事就听我的吧。”腹䄑（月改黄）回答道：“墨家的法律说：‘杀人的人处死，伤人的人处刑。’这是用来禁止杀人和伤人。而禁止杀人和伤人的法，是天下（人应该遵守）的大义啊。王您虽为了他开恩而命令官吏不要杀他，腹䄑（月改黄）我却不可以不按照墨家的法行事。”腹䄑（月改黄）不听惠王的，还是杀了儿子。儿子，每个人私人所爱啊，忍受私利而行大义，领袖[腹䄑（月改黄）]可说是公道啊。

原文：

墨子有巨子腹䄑，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䄑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82、闵仲叔辞侯霸

太原有个叫闵仲叔的人，世人都说他是气节的人，即使是周党那样廉洁清高的人也自以为不如闵仲叔。周党见到闵仲叔口中含着豆子来喝水，给他生蒜，闵仲叔接受了却没有吃。建武年中，闵仲叔受司徒侯霸的征召做了官。等到他上任，司徒侯霸不谈及治国正事，只是嘘寒问暖罢了。仲叔遗憾地说：“开始受到您的任命时，我又高兴又害怕，现在见到了您，我既没有了兴奋也没了恐惧。如果您觉得仲叔才智不足以来谈论政事，您就不应该征召我来做官。既然征召我来却又不用我，这是对人认识不清。”于是他辞去官职，扔下一封抱怨信走了。

原文：

太原闵仲叔者，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劾而去。

83、杨震论“四知”

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贤明就派人征召他，推举他为秀才，多次升迁，官至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他赴郡途中，路上经过昌邑，他从前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担任昌邑县令，前来拜见（杨震），到了夜里，王密怀揣十斤银子来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为什么这样呢？”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杨震说：“上天知道，神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拿着银子）羞愧地出去了。后来杨震调动到涿郡任太守。他本性公正廉洁，不肯接受私下的拜见。他的子子孙孙常吃蔬菜，步行出门，他的老朋友中有年长的人想要让他为子孙开办一些产业，杨震不答应，说：“让后代被称作清官的子孙，把这个馈赠给他们，不也很优厚吗？”

原文：

（杨）震少好学……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84、祁黄羊去私

晋平公问祁黄羊说：“南阳这个地方缺个长官，谁适合担任？”祁黄羊答道：“解狐适合（补这个缺）。”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适合，不是问我的仇人是（谁）。”平公（称赞）说：“好！”就任用了解狐。都城的人（都）称赞（任命解狐）好。过了一些时候，平公又问祁黄羊说：“国家少个掌管军事的官，谁担任合适？”（祁黄羊）答道：“祁午合适。”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适合，不是问我的儿子是（谁）。”平公（又称赞）说：“好！”，就又任用了祁午。都城的人（又一致）称赞（任命祁午）好。孔子听到了这件事，说：“祁黄羊的话，真好啊！（他）荐举外人，不（感情用事）排除自己的仇人，荐举自家的人，不（怕嫌疑）避开自己的儿子，祁黄羊可以称得上是大公无私了。”

原文：

晋平公问於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85、宋濂不隐真情

宋濂曾经在自己的家中与客人饮酒，皇帝派人进行秘密的监视。第二天，皇帝问：在座的宾客是哪些人？吃了什么食物？宋濂一一将事实回答。皇帝笑着说：好啊，你没有欺骗我。皇帝曾经私下召见大臣们，向他们询问朝廷的官员谁好谁坏，宋濂只列举那些好的来回答。他说：那些好的官员能和我友好相处，所以我知道他们。那些不好的官员，我不了解他们。

原文：

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饌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对，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

86、裴佖姑父外廉内贪

唐朝人裴佖，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裴佖小时候，他姑夫在朝中为官，名声很好，被认为是清官。一次，裴佖到姑夫家，正赶上姑夫退朝回来，深深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崔昭何许人也，众口一致说他好。这一定行贿得来的美誉。这样下去，国家怎么能不混乱呢。”裴佖的姑夫话还未说完，守门人进来通报说：“寿州崔刺史请求拜见老爷。”裴佖的姑夫听了后很是生气，呵斥门人一顿，让门人用鞭子将崔刺史赶出府门。过了很长工夫，这位崔刺史整束衣带强行拜见裴佖的姑夫。又过了一会儿，裴佖的姑夫急着命家人给崔刺史上茶。一会儿，又命准备酒宴。一会儿，又命令给他马吃草，给他仆人吃饭。送走崔刺史后，裴佖的姑姑问他姑夫：“你为什么前边那么傲慢而后又那么谦恭？”裴佖的姑夫面带有恩于人的神色走进屋门，挥手让裴佖离开这里，说：“去，到学堂休息去。”裴佖出屋还没走下门前的台阶，回头一看，见他姑夫从怀中掏

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赠送粗官绸一千匹。

原文：

裴佖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雅望。佖至宅看其姑，会其朝退，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令秣马、饭仆。姑曰：“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及入门，有得色，揖佖曰：“且憩学院中。”佖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纈千匹。

（好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贪利小人）

87、李林甫口蜜腹剑

李林甫为宰相后，对于朝中百官凡是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或受到玄宗宠信或官位快要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尤其忌恨有文学才能而进官的士人。有时表面上装出友好的样子，说些动听的话，而暗中却阴谋陷害。所以世人都称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原文：

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这样的人怎么就被“高明”的皇上任命为宰相？）

88、秦桧专横跋扈

秦桧到了后来权势更加厉害，平时都有几个军士，穿着黑衣、手持棍棒站在秦府门口，走过路过的人稍微朝门里看几眼，就会受到训斥。曾经生病告假一两天不上朝，另一个执政大臣独自在朝堂上应答皇上，这位大臣不敢说他什么，只是一直在皇上面前极力赞颂他。第二天秦桧来早朝，突然问这位大臣：“听说你昨天在皇上面前说了很久？”执政大臣害怕地说：“我只是赞颂您的功德举世无双，讲完了就退下来了，实在没讲别的。”秦桧嬉笑着说：“太感谢了！”原来已经唆使官员上奏，这位执政大臣刚回到家里，内阁弹劾他的副本已经送到他的家里。秦桧的狠毒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原文：

秦丞相，晚岁权尤重。常有数卒，皂衣持梃，立府门外，行路过者，稍顾瞥咳，皆呵止之。尝病告一二日，执政独对，既不敢它语，惟盛推秦公勋业而已。明日入堂，忽问曰：“闻昨日奏事甚久？”执政惶恐曰：“某惟诵太师先生勋德旷世所无，语终即退，实无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盖已嗾言事官上章，执政甫归，阁子弹章副本已至矣。其伎刻如此。

（还是皇上无能啊）

89、治国必先富民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凭什么这样说？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

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90、治国犹栽树

唐太宗对待臣说：“以前（隋炀帝）刚刚平定了京师，宫中的美女和珍奇玩物，没有一个院子不是满满的。隋炀帝仍旧不满足，并且东西讨伐，用尽兵力发动战争，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导致了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因此我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只是希望清清静静，这使得天下平安无事。于是就能不兴徭役，谷物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种树一样，根基不动摇，才会枝繁叶茂。帝王能做到清静，百姓怎么会不安居乐业呢？”

原文：

（唐）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91、陆贄论审察群情

德宗向陆贄询问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陆贄认为，往日导致变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相通。劝说德宗接触下情，听从谏诤。于是他进上章疏，大略是说：“我认为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在于详细察明众人的心志，如果是众人非常喜欢的，那么陛下先去施行它；如果是众人非常憎恶的，那么陛下先去除掉它。陛下所喜欢和憎恶的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肯归向陛下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一般说来，治与乱的根本，与人心密切相关，何况正当变故发生、人心动摇时，处于危险疑虑、人心向背的关头！人心归向，就会万事振兴；人心离异，就会万事倾危。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众人的心志，与他们同好同恶，使民众向往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一点就是当前所最为急切的啊。”

原文：

（唐）德宗问陆贄以当今切务。贄以乡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未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在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

92、齐威王行赏罚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却是田土开辟整治，百姓丰足，官府无事，东方因而十分安定。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我的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便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一万户的俸禄。齐威王又召见

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察看阿地，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当初赵国攻打鄆地，你不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于是我知道你用重金来买通我的左右近臣以求替你说好话！”当天，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于是臣僚们毛骨耸然，不敢再弄虚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国家。

原文：

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鄆，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忠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高举双手赞颂齐王威王的作为！）

93、治国不私故人

濮州的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而被解除职任，自己说曾经在唐太宗作秦王是在他手下工作。皇上可怜他，想让他重新归来担任(职务)。魏徵规劝说：“秦王身边宫内宫外的故人很多，恐怕人人都依赖亲情私交，足以使善良的人害怕。”皇上开心的接纳了他，对相寿说：“我今天总秦王，是一府的王，现在居于重要的地位，是整个国家的主人，不能够独自偏私故人，魏徵等大臣所坚持的是对的，我怎敢违背！”皇上赐他帛之后打发他走，相寿流着眼泪而去。

原文：

濮州刺史庞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征谏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94、孟子对滕文公

滕文公问道：“滕国是个小国，夹在齐国和楚国的中间，侍奉齐国呢，还是侍奉楚国呢？”

孟子回答道：“谋划这个问题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一定要我说，就只有一个办法：深挖护城河，筑牢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卫，百姓宁可献出生命也不逃离，这样就好办了。”

原文：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95、晏子论“社鼠”

齐景公（姜姓，名杵臼）问晏子：“治理国家怕的是什么？”晏子回答说，“怕的是社庙中的老鼠。”景公问：“说的是什么意思？”晏子答道：“说到社，把木头一根根排立在一起（束：聚，这里指并排而立），并给它们涂上泥，老鼠于是前往栖居于此。用烟火熏则怕烧毁木头，用水

灌则有怕毁坏涂泥。这种老鼠之所以不能被除杀，是由于社庙的缘故啊。国家也有啊，国君身边的便嬖小人就是社鼠啊。在朝廷内便对国君蒙蔽善恶，在朝廷外便向百姓卖弄权势，不诛除他们，他们便会胡作非为，危害国家；要诛除他们吧，他们又受到国君的保护，国君包庇他们，宽恕他们，实在难以对他们施加惩处。”这就是国家的社鼠啊。

原文：

景公问晏子曰：“国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会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

96、唐太宗“五事”治天下

唐太宗在翠微殿，问侍臣：“自古以来的帝王，虽平定中原华夏，但不能使西北方少数民族臣服。我才能不超过古代帝王，而成绩比他们大，不知什么原故。请你们坦率说说。”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像天地一样广大，其他万事万物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唐太宗说：“不能这么讲。我之所以有如此功劳，不过做到五条罢了：一是自古帝王多忌妒胜过自己的人，我见别人优点，把它当作自己的优点对待，好像自己优点一样。二是每人的行为能力，不能十全十美，我弃其短取其长。三是一般的君主，看到好的，恨不得把他抱在怀中；看到不好的，恨不得把他推到深渊之中。而我见贤才，则尊敬他；见表现不好的人，则从爱护的角度教育他。使贤与不贤的人都各得其所。四是君主多半不喜别人当面批评，对直言者暗中加害或公开打击，没有那个朝代不这样。而我即位以来，直言者比比皆是，没有一人因此而免职。五是传统以汉族为贵，歧视少数民族，而我独一视同仁加以爱护，所以少数民族依靠我，像依靠父母一样。以上五条，是我能有今天成就的原因。”

原文：

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

97、用心不倦

贞观（李世民年号）三年，太宗（李世民）对司空（官职）裴寂说：“每当有人呈上奏报的折子，内容很多，（看不过来时）我总是把折子粘在墙壁上，每天出入都要看看，用这种方法勤勉不懈怠，想方设法做到了解臣子们要表述的情况。常常思考政事，有时到了三更才休息，也希望你们这些臣工们也用心政事不知疲倦，来报答我的心意。”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98、魏徵论隋炀帝

戊子这一日，皇上（唐太宗）对陪立两旁的大臣说：“我读了《隋炀帝集》这部书，发现文章的辞藻深奥渊博，也知道是肯定尧、舜而否定桀、纣的，但是做起事来为什么又相反了呢？”大臣魏征答道：“百姓的君主虽然都是贤哲圣明，但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劝谏，这样才能使有智慧的人贡献他的才能。勇敢的人竭尽他的全力。隋炀帝这个人，却是依仗他的地位，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所以尽管他嘴里说的是尧舜之美德，干的却是桀纣的行为。他没有自知之明，结果遭到覆亡的下场。”皇上听了，深有感触地说道：“前人的教训离我们不算远啊，应当引为借鉴。”

原文：

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99、创业与守成

太宗问身边大臣：“创业与守成哪个难？”房玄龄：“建国之前，与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还是创业难！”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是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同打下江山，出生入死，所以更体会到创业的艰难。魏徵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担心富贵而导致骄奢，忘乎所以而产生祸乱，所以懂得守成更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成为过去的往事，守成的艰难，正应当与诸位慎重对待。”玄龄等人行礼道：“陛下说这一番话，是国家百姓的福气呀！”

原文：

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100、子奇治县

子奇十六岁的时候，齐国的国君派（他）去治理阿县。不久，齐君反悔了，派人追赶。追赶的人回来说：“子奇一定能够治理好阿县的，同车的人都是白发老人。那么凭借老人的智慧，凭着年轻的人的决策，一定能治理好阿县啊！”子奇到达阿县，把兵库里的兵器锻造成为耕田的农具，打开粮仓来救济贫穷的人民，阿县治理得整整齐齐。魏国的人听说小孩子治理阿县，兵库里没有武器，粮仓里没有积粮，于是就起兵攻打（齐国）阿县，阿县的人父子兄弟相互鼓励，以自己家的兵器打败了魏国军队。

原文：

子奇年十六，齐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反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载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决之，必能治阿矣！”子奇至阿，铸库兵以作耕器，出仓廩以赈贫穷，

阿县大治。魏闻童子治邑，库无兵，仓无粟，乃起兵击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战，遂败魏师。